

土 坦 克

■孙洪泉



1940年初,侵华日军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为粉碎日军这一企图,巩固根据地,八路军冀南军区号召军民把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打破日军封锁。广大军民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创造出多种克敌制胜的“土办法”,一定程度上创造性地解决了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在打破日军“囚笼”封锁中发挥出巨大威力。本文记述了冀南军区第4分区警卫连开展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奋战三昼夜造出“土坦克”,炸掉日军一座四层炮楼的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八路军战士面对武器装备落后的现实而被激发出的无穷创造精神。

一九四〇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威县、清河一带实行其所谓“治安肃正计划”,调集了大批兵力,拼命夺去了东起禹城、西至邢台一线公路间的大小城镇,并在稍大的村庄上都安起了据点。接着又用半年多的时间,沿公路北侧挖了一条一丈多宽、两丈来深的封锁沟,把所谓“三里一碉堡、五里一炮楼”的一拉数百里长的工事连接起来。用敌人的说法,这叫作“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分割我根据地,束缚我军事行动,以便于他们“分区扫荡、灵活进剿”。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狠毒的阴谋计划,巩固根据地,冀南军区首长号召全区开展反封锁的斗争。主力军、游击队和群众全都活跃起来了,大家经常摸到敌人的据点之间,破坏公路,断绝敌人的交通,使敌人的军事行动不断受到阻碍。但是,日军马上又采取了“对策”——他们强迫群众连续加修被破坏的公路,并调来许多伪军,日夜巡逻。

斗争在不停地进行着。看来在破坏公路的同时,非干掉敌人一部分据点,使他们失去依托不可。为此,分区在九月七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大家把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大量摧毁敌人的炮楼、碉堡,砸碎这些“锁链”。

当时,我是四分区警卫连的连长。听了领导上的报告,许多问题开

始在我脑海中盘旋——敌人的火力强,我们的装备差,碉堡很难接近,怎样才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呢?要讲勇敢,同志们真是一个赛过一个,只要上级下道命令,莫说炮楼、碉堡,就是敌人再强大的工事大家也能拿下来;可是,毕竟要花较大的代价。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吗?我们得想点子消灭装备比我们优越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全连军人大会,把领导上的指示传达给所有同志,请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展开民主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用集中兵力,集中火器,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打;有人建议化装成修路的“民工”,混到敌人碉堡跟前去干。大家的意见都很有价值,并且明确了一定要用爆破的手段解决问题,但究竟怎样才能接近碉堡,一时还拿不出好办法来。

“报告!”正当大家争论未决的时候,忽然,坐在墙角的三班战士胡玉春站起来发言了。他是个打仗勇敢、讲话害羞的小伙子,不论大会小会,总是坐在人后,一言不发。因此,当他的“报告”声刚一出口,同志们便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向他投以惊异的眼光。胡玉春脸上的红晕从额角一直拉到耳根,他欠了欠身子,忽而又坐下去了。

“讲吧,小胡!怎么又不说啦?”孔指导员鼓励他。

“我想——”胡玉春搔了搔脑袋站起来说:“咱们好不好来一个坦克?”

“坦克!是什么样子的?到哪儿去弄?”听了胡玉春的头一句发言,就有同志小声议论起来。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部队里连重机枪都很缺,哪里会有坦克?而且大部分战士都是刚放下锄头不久,别说没见过坦克,有的连坦克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难怪大家一听到坦克,都感到惊异。

“不,我不是说去哪儿找。”胡玉春不再拘束了,他大胆地讲下去,“我是说咱自己做个土坦克!”他一边说,一边比画着,把他入伍以前见过的国民党部队里的坦克模样介绍给大家。大家听得很来劲,就是不知道坦克究竟怎样做。这时,胡玉春又说了:“我们没有钢,可以用木头做个架子,上面蒙上被褥,用它来挡敌人的子弹,这样,接近炮楼就不难了。”

“有门!”孔指导员立即要各班开会研究。我参加了胡玉春所在的三班。战士们都赞成小胡的建议。有的说:“木架上要钉几床被子才管用哩!”有的说:“不光要钉上几床被子,还要先用水把棉花浸透,才能保证子弹打不透!”唯有班长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我问他:“三班长,你的意见呢?”他又想了想,才说:“做个土坦克好倒是好,恐怕

太重,里边没机器,怎好开到敌人碉堡跟前呢?”是呀!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将三班长的意见向各班一说,大家立刻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把土坦克上安四个轱辘,人在里面推着走。“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制造土坦克的法子终于想出来了。

当晚,我把全连研究的结果汇报给上级,指导员和胡玉春又一起画了一张土坦克的图样,连夜派人送到分区机关。分区杨宏明司令员见到土坦克的图样,非常重视,叫我们立刻试做。

说干就干。我们挑选了四个木匠出身、两个干过铁匠的战士,让胡玉春担任技术指导,组成一个“坦克”制造组。我们夜里从公路上拔来二十多根鬼子的电线杆,从过去打坏的鬼子汽车上弄下一些铁板,又从老乡家里借来一些工具,很快就动起手来。

小组日夜不停地苦干了三天,土坦克诞生了。嘿!谁见过这种东西啊——说是马车没有轱,说是轿子带轮盘,浑身上下被钉上的几层湿棉被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前边留着鸡蛋大小的两个眼儿,那算是瞭望孔吧。我们用步枪试射了一下,子弹只钻了一指厚就掀了屁股。战士们可真乐坏了,都争着要当“驾驶员”呢!

随后,杨司令员前来检验并指导我们演习。他指出两个缺点:声音大,速度慢。我们又找来几条自行车上的旧外胎,把它钉在轱辘上,再在滚轴上涂了些香油,立刻没有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推起来也灵便了。

土坦克要出发了。九月十五日,杨司令员把爆破古城营附近鬼子的一座四层炮楼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都知道那里住着一个眉毛、胡子全是向上翘的鬼子指挥官,老乡们管他叫“吊毛司令”。

战士们听说要炸鬼子的大炮楼,高兴得又蹦又跳,都要求参加爆破组,开着“坦克”去下炸药。最后经支委会研究决定:由耿副连长和一排长蒋德和带着胡玉春等六个人担任爆破,我领突击队,孔指导员指挥掩护部队。大家这才不再争执了。

夜里九点钟,部队出发了。天气也真帮忙,乌云密布,还刮着风。我们悄悄地向古城营方向插去。首先在远离鬼子据点的地方越过封锁沟,而后绕到鬼子炮楼的后面。在一百多米外的一片坟地里,战士们毫无声音地进行了敌前作业。工事做好后,我低声下达了命令:“开始战斗!”

八个爆破员钻进“坦克”。“坦克”后面拖着一条电线,一直通到指导员身边的电话机上。天漆黑,“坦克”的行动难以看清,只影影绰绰地看见它转了个弯,绕过一个土包,眼看就要贴近鬼子的炮楼。这时,猛然

听见炮楼上的一声长叫,接着“啪”的打了一枪。显然,敌人发觉了,曳光弹一条条地飞向“坦克”。虽然我知道“坦克”不怕子弹,但到底还没用它打过鬼子,仍免不了为它担心。我和指导员立即命令部队,集中步枪照着炮楼的枪眼齐射,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出击或逃跑,我又派三排长带着全排,迅速迂回到炮楼左侧的土埂边上,准备堵击。

“坦克”终于冲到炮楼底下。这时鬼子竟然不打枪了,只见炮楼左边门前人影滚滚。“敌人真的想逃跑啊!”我有些发急,突然几颗手榴弹在炮楼左侧爆炸,接着土埂边上的排枪也打过去了。鬼子爬着,叫着,缩进炮楼。

“三排打得真好!”我正向指导员说着,他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坦克,怎么样?”说着,我猛地向指导员身边扑去。指导员也顾不得跟我说话,只是拿着送话器讲:“向后,再向后撤一点!”我知道这时爆破手们靠着“坦克”的掩护已送上炸药,如今正在往危险区外撤退。我高兴地命令全连集中火力封锁炮楼的底门。鬼子还以为我们想硬冲呢,正在炮楼上拼命开枪,企图阻止我军攻击。突然炮楼跟前火光一闪,紧接着就是一声震天的巨响。我高呼着:“同志们!冲啊!”全连从四面八方冲过去。刚才还在凶猛地喷着火舌的四层炮楼,转眼变作一堆瓦砾,几十个少头没腿的鬼子尸体,连皮带烧黑糊糊一片,也分不出哪个是“吊毛司令”了。

第二天一早,领导同志、兄弟连队都来看我们的“坦克”。只见它满身弹痕,同志们却没有一个挂花。大家都夸奖小胡的创造精神好,他却还是红着脸,嘴里嘟囔着:“这是大家搞的嘛!”

在以后一个月的战斗中,我们和兄弟部队使用土坦克和其他种种办法,炸掉了许多敌人的碉堡,敌人的什么“锁”呀“链”呀的,都被砸得七零八落。

孙洪泉 文中身份为冀南军区第4分区警卫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六安综合化工厂厂长。1960年逝世。



决胜2020

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庚子年,秋已深。大西北料峭的寒风中,我们一行采风人沿丝绸之路甘南段奔忙了数日,竟毫无倦意,皆因受了来自京城、省城、县城的扶贫干部们的感染。新中国风风雨雨70多年了,总不乏一茬茬以民为贵、以己为仆者,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地奉献自己,令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兵感慨不已。遂以西北甘肃所访第一村——布楞沟为例,成此小文。

大西北的丝绸之路,自古以悠远的驼铃和西出阳关无敌人的凄美著称。而布楞沟又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所辖,并不在河西走廊的阳关大道上,需拐很远的崎岖山路才能到。我们起大早,赶远路,终于见到它时,太阳才刚刚爬上山头。不是太阳起得晚,是布楞沟村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已挪了个窝,在较平坦的两山之坳建了一座崭新新村。所以新村的旧人们,每天迎接太阳就晚了一大会儿。不过,布楞沟的男女老少丝毫不觉遗憾,因为,夕阳落山也比每天晚了更大一会儿呢!不过,话再说回来,以前,即使阳光早早照过山头,照见的也只能是光秃秃的黄土和长久无水的断崖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照见的满山都是不怕寒的红苹果和红得发紫的大甜枣!这类树种既耐寒又耐旱,树叶多不阔大,即使狂风大作也难使其发出林涛吼、峡谷震荡的声势。有的只是黄土高坡倔强而厚重的绿,和缀满枝头的大甜枣和大红苹果。它们这些优点,皆与布楞沟住了几辈子的东乡族男女老少性格优点相合。村子搬迁新占据的低缓山坡,被推平之后修建的五十多户独栋连排小红楼,红得比四周满枝头的果实更为诱人。从前这别样的小楼,唯有几个小伙子在外打工的时候见过。如今,那几个见过别墅却没住过的打工青年,虽然有了点出息也都回来了。当然他们不单是回来住小楼的,是受了国家政策的激励回乡创新业的。在长了见识的几位青年人眼里,城里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怎可与家乡这接地气的红小楼比呢?还有新建的村幼儿园、村小学校、村服务站、村卫生室、村文化活动室、村便民超市呢!幼儿园和小学校是全村最亮眼的场所,双层红颜色房外的操场铺有草绿色塑胶,一点不比城里的学校逊色。村里不仅家家有了树,四周黄土山上已造林5750多亩,漫山遍野的绿,让多少辈子看惯了黄土的布楞沟人,眼光也变了。他们不仅眼里有了绿,也有了花儿,尤其是脸上有了光泽和像花儿一样美的笑容。

二

回过上边派来的驻村扶贫干部,从前,布楞沟最要命的是缺水。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没水,不仅人畜没法活,草木也活不了。前面所说,现在村民眼里有了花儿,脸上有了光泽,就是从从前相比发生的巨大改变。过去,这里水缺得要命,喝都不够,哪还有闲水养花洗脸擦身啊?那是新娘出嫁才能享受一回的待遇!我这才明白,布楞沟村一带是最为干旱缺水地区,年降水量仅290毫米,蒸发量却多达1490毫米。临夏回族自治州自古就有“瘠苦甲于天下”之说。延续到近些年,以布

三

有经验的领导都知道,要脱贫,先化人;要致富,先修路。现在,布楞沟村的东乡族人,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各级扶贫干部帮扶引领下,个个变成了新人,都积极地参与到每项脱贫攻坚的劳动中来。中央协调全国,从各省有条件的单位抽调能力强、作风硬的扶贫干部及相应的扶贫资金,引洮河水上山,实现了家家自来水入户,人畜尽可以放心饮用。致富路也修起来了,先是从沟底到山顶修通了20公里长的石化路,将村子与县的公路连接起来。而另一条经村而过的公路,也即将全线贯通通往远方了。

有了好走的路,布楞沟村怎能不富?短短几年,全村发展起多家农产品和畜禽养殖合作社,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多年外出打工返乡的青年办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存栏规模已达3000只,吸纳20多户村民投资入股。另有黑木耳种植基地12亩,年产量达120万元。还建成一个有33个妇女打工岗位的综合服务中心,每人月工资可达1500元。还将配套建立服务区超市、汽车加油站等,以待发展旅游业。

布楞沟村边,一块不起眼的小卧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那小卧石前细细端详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很像一颗心。是啊,这是脱贫的乡亲们对党和政府的一颗感恩之心。乡亲们看得到,连张照片也没留,却在我这个凡事难以留痕者的心头,磨灭不了了。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兵支书(外一首)

■小 语

兵支书的肩头可以扛起一切
那是练兵场上被汗水浇灌的坚硬
兵支书双脚扎根在大山里扶贫
那是军营中用齐步正步夯实的力量
兵支书脱下军装也能在雷声里
抓住闪电
闻令而动就赴汤蹈火
返乡后,他们将军功章悄悄藏起
每天在大山里行走
把灿烂的阳光带给大地
生长出一片金黄的麦穗



王依民作

布楞沟之歌

刘兆林

楞沟为圆心的这一带仍属于西北集中连片的特困区。于是,党和政府把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列入日程,誓让每个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困人口尽快脱贫。到了布楞沟村,我们具体了解到,布楞沟的东乡语意,竟是“悬崖边”。悬崖边的村子,哪有平安和富裕可得?还得知,布楞沟山高沟深,出行只有山上一条弯弯窄窄的黄土路,吃水全靠老天爷下雨。一条不大的洮河离村又远,下了雨,汇入的水很快流光了,人背驮驮有限,即使雨大时盆接桶存也吃不了多少天。若风调雨顺之年,多流些汗水,多接些雨水窖存起来还好点,风不调雨不顺时,那日子太难过了。老乡说,“不下雨吃水难,下了雨屋子漏”,这就是脱贫攻坚计划实施前布楞沟村的自然条件。

三

有经验的领导都知道,要脱贫,先化人;要致富,先修路。现在,布楞沟村的东乡族人,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各级扶贫干部帮扶引领下,个个变成了新人,都积极地参与到每项脱贫攻坚的劳动中来。中央协调全国,从各省有条件的单位抽调能力强、作风硬的扶贫干部及相应的扶贫资金,引洮河水上山,实现了家家自来水入户,人畜尽可以放心饮用。致富路也修起来了,先是从沟底到山顶修通了20公里长的石化路,将村子与县的公路连接起来。而另一条经村而过的公路,也即将全线贯通通往远方了。

有了好走的路,布楞沟村怎能不富?短短几年,全村发展起多家农产品和畜禽养殖合作社,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多年外出打工返乡的青年办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存栏规模已达3000只,吸纳20多户村民投资入股。另有黑木耳种植基地12亩,年产量达120万元。还建成一个有33个妇女打工岗位的综合服务中心,每人月工资可达1500元。还将配套建立服务区超市、汽车加油站等,以待发展旅游业。

布楞沟村边,一块不起眼的小卧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那小卧石前细细端详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很像一颗心。是啊,这是脱贫的乡亲们对党和政府的一颗感恩之心。乡亲们看得到,连张照片也没留,却在我这个凡事难以留痕者的心头,磨灭不了了。

家乡的红军椒

晒椒是阳光赐给绥阳的图画
韵律舒缓行走
鲜红的脸颊与诗意相遇
美椒如玉

辣椒成林,是红军战士点燃的火把
寒冷养不活芙蓉花
红军驻守芙蓉江畔
一把冬天的辣椒刚好取暖

红军在急行军
出涪潭,越五里坡
到绥阳,过小关、郑场
尽是辣椒盛产之地
火红的辣椒让红军的事业更加红火

红军椒,沿着迢迢山路
生长成与天对话的朝天椒
一直红到今天,在脱贫攻坚的画卷上
描摹最动人的色彩

长征
第5028期

甜蜜的蜜

■王文敦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那年深秋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陆军勤务学院双拥扶贫工作组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出发了。学院“承包”了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中岭村的10个特困户。

中岭村有个村民叫赵新建。为了帮助这个特困家庭脱贫,学院派人劝回了他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赵朋,驻村干部胡庶红又专门给赵朋上了一堂养蜂课。仿佛一语点醒梦中人。赵朋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又望一眼山上盛开的百花,心想,这天然的绿色氧吧还真适合养蜂。何况政府给补贴、管培训、包销售,不怕不赚钱。赵朋动了心,第一年养了90多桶蜂,一下子赚了6万块。后来,他增加到了200桶蜂,本想再赚个大满贯,但由于雨水多,蜂蜜产量下降了一半,因有政府的补贴,年收入也不少。

村民张兴权看到乡亲们通过军地共同扶持的养蜂专业都赚钱了,也放弃打工,主动回来加入了养蜂行列。他试着养了50桶蜂,卖蜂蜜的收入加

上政府给的补贴,张兴权脸上都乐开花了。

中岭村大龄青年冉龙香,这些年为父亲治病几乎花光了积蓄。父亲去世后,年过40岁的他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帮助不惑之年的光棍汉改变命运,学院工作组和村党支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靠养殖脱贫致富方案。冉龙香把今年卖蜂蜜、山羊和肥猪的钱粗粗一算,收入竟突破了5万。家富了,人就有了底气和精气神。让人更欣喜的事还在后头,来给冉龙香提亲的多,冉龙香说他不久就要“脱单”了。

村民们都说,这是蜂来见喜。村民们养蜂致富,全靠政府和解放军帮忙啊!

走在海拔一千多米的中岭村乡间水泥路上,遥望植被茂密的山峦,看着满山飞舞、辛勤采蜜的小蜜蜂,呼吸着桂花飘出的芳香,讲述着高山蜂蜜不断引来外地客商喜人故事,人们不由得想起一句话:花好不怕林深,蜜好不愁运客。

那些金黄色、琥珀色、黑褐色的蜂蜜,不仅让中岭村的贫困户尝到了养蜂的甜蜜,也让这些穿军装的人尝到了助民脱贫的喜悦。



红色记忆(中国画)

王依民作